

为什么成为心理治疗师/咨询师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职业动机研究评述

许丹¹, 李强²

(1.浙江工业大学心理学系,浙江 杭州 310014;2.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天津 300071)

【摘要】 本文回顾了国外有关心理治疗师/咨询师职业动机的研究,旨在梳理和归纳他们选择该职业之原因,了解他们在职业活动中获得的精神回报。文中将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职业动机归纳为七种:①助人;②自我治疗;③照顾他人;④寻求亲密关系;⑤获得控制感;⑥自恋;⑦其他动机。并进一步分析了上述职业动机与个体的创伤、亲职化、丧失与孤独、良师益友及个人治疗等经历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职业动机;个人经历

中图分类号: R3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2)05-0737-06

Why to Be a Psychotherapist/Counseling Psychologist?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Psychotherapists'/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Career Motivation

XU Dan, LI Qi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es relevant to psychotherapists'/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career motivation. And it aims to analyze and induce the reason why psychotherapists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choose this career, and learn more about spirit rewards in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The career motivations of individuals to be psychotherapists'/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seven categories: ①Helping others; ②Self healing; ③Taking care of others; ④Seeking intimacy; ⑤Gaining control; ⑥Narcissism; and ⑦Other motivations. There are clo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motivations and one's personal experience, like trauma, parentification, lost and loneliness, mentor and personal therapy.

【Key words】 Psychotherapist;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Career motivation; Personal experience

2001 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厅颁布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标志着心理咨询作为法定职业在我国诞生了。十余年间,我国心理咨询师职业队伍迅速壮大,全国约有 50 万人参加了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培训,其中 25 万人获得了职业资质,特别是 2008 年以来,连续三年报考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人数都以 50% 的速度激增^[1]。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要成为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办不到、异乎寻常、奇妙而又相当古怪”的职业^[2],咨询师进行的是一项反常的活动——“倾听别人的烦恼,陪伴来访者进入绝望的深渊,目睹他们在好转之前却又恶化,和他们一起面对无法言说的恐惧”^[3];当其他人贬低同伴的心灵痛苦,避免与精神错乱者接触时^[4],为何咨询师却主动靠近他们?

国外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从 Henry 等人 1971 和 1973 年出版有关心理治疗师职业生涯决定要素的两卷本经典著作至今^[5],以选择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职业的动机为主题的文章便周期性地出现在学术刊物上。“为什么成为心理治疗师/咨询师”不仅是心理卫生工作者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更是需要常常内省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索

和回答将伴随其整个职业生涯,并影响着他们的职业活动。

1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职业动机

1.1 助人

“我想帮助别人”是心理治疗/咨询师最常见的回答,也是诸多原因中易觉察且符合社会期望的一个。Henry 等发现心理治疗师最普遍的职业动机是“为了理解他人”和“为了帮助他人”^[6]。Stevanovic 和 Rupert 指出促进来访者的成长是执业心理学家满足感的最重要来源^[7]。心理治疗师/咨询师运用专业知识帮助他人摆脱心理困扰,在倾听来访者,帮助他们分析问题、厘清思路、提供建议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满足,体验到价值感和成就感。

1.2 自我治疗

心理治疗师最普遍的职业动机除了理解和帮助他人之外,便是“理解和帮助自己”^[6]。Orlinsky 和 Rønnestad 对全世界的心理治疗师开展了一项职业调查,结果显示“解决个人问题”是治疗师普遍存在的动机,在 3577 名被访者中,将近一半的人认为“探究和解决个人问题”的动机对于自己成为心理治疗师的“影响大”或“非常大”^[8],修复早期生活中伤痛与沮丧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决策^[9]。Sussman 也指出“对这一职业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解决个人情感困扰的愿望”^[10]。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因而获得了一个形象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ZH234)资助

通讯作者:许丹

的称谓——“受伤的治疗者”(wounded healer),他们在持续为别人疗伤的同时也医治着自己内心的创伤。对心理学知识的探求,乃至心理治疗/咨询工作本身,不过是一种自愈的手段罢了^[1]。

尽管帮助他人和帮助自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但在心理治疗/咨询的职业活动中却能融合、渗透,治疗师/咨询师在自我治疗的同时也服务着他人,使个人经验和自身优势得到最大程度利用;与来访者分析心理问题也加深了治疗师/咨询师对自己的理解,甚至获得代偿性的治疗^[11]。

1.3 照顾他人

关心他人、照顾他人是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又一普遍动机。Leiper 和 Casares 的研究显示,强制提供关怀(compulsive care-giving)在临床心理学家的非安全依恋方式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2]。在一些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中,贫困、生存压力、家庭成员长期患病、父母酗酒或药物依赖营造了一个功能不健全且持续处于应激状态的家庭环境。在这些家庭中,由于主客观原因父母无法尽到养育和照顾职责,孩子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无法激发出父母的照顾反应,孩子转而变得善于预期他人的需要,他们将自己未得到满足的关爱需要搁置一边,当起“小大人儿”——为受伤的父母提供精神慰藉,照料他们的生活,安抚他们的情绪,调节家庭冲突,缓和各方矛盾。这逐渐成为他们与父母的主要互动方式。如 Maeder 所说,他们“只有在为父母提供了温暖和情感抚慰之后,才能感受到父母的关爱”^[13]。这种互动策略在个体成年后进入助人职业时得到进一步确立,因为助人工作正是他们童年时期家庭角色的扩展和延伸^[14],也是公开满足照顾需要的一种合理方式,并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才能获得“自我验证和情感上的亲密”^[13]。

1.4 寻求亲密关系

许多心理治疗师/咨询师似乎都需要,并且确实在治疗提供的可靠亲密关系中获得了强烈的愉快感^[15],但遗憾的是,他们却很恐惧知道这一点^[16]。治疗/咨询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它既是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又是强烈的带有情感联系的信任关系^[17]。与来访者的亲密连结所带来的愉悦与满足,是其他职业或其他人无法提供的,研究证明这种预期的亲密感受(或称为“亲密的卷入”)是心理治疗师/咨询师最有力的职业回报之一^[18]。

在心理治疗/咨询中,治疗师/咨询师和来访者剥去生活中的粉饰,以真我坦诚相对,自由地表达观点,尽情地宣泄情绪,无须担心对方的嘲笑或伤害,这种心灵与心灵的直接对话是深刻而愉悦的,也是在日常社交中无法体验的。这种安全而亲密的人际关系不仅吸引了来访者,对于渴望交流、向往亲密连结的治疗师/咨询师来说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些经历了早年的丧失与剥夺、时常感到孤独的人,这种体验更加弥足珍贵。当亲密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满足时,只好通过职业活动来“填补内心的情感空白”^[13],而心理治疗/咨询恰好提供了这样一条途径,在这里治疗师/咨询师可以与来访者交往,避免孤独,却无需做出长期承诺;可以获得人际亲密,同时又置身于安全距离之外,没有个人卷入^[2,19]。Mc-

Cullough 曾说“这些人(心理治疗师)很悲惨,他们从未也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唯一能满足他们亲密需要或深入另一个人内心的方式就是成为治疗师^[20]。”

1.5 获得控制感

著名的心理治疗师 Kottler 在谈到为何以心理治疗为职业时曾坦言心理治疗满足了他的控制欲。在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关心照顾他人、提供答案和忠告的背后往往掩藏着对控制的渴求^[21]。在治疗/咨询活动中,治疗师/咨询师处于优势地位,咨访双方虽在原则上平等,但治疗师/咨询师把握着治疗/咨询的进程和方向,掌控双方关系的深度和广度,显然拥有更大的主动性和掌控权;控制还体现在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可以通过提供建议、给予尊重、温暖和关爱改变来访者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进而对其生活施加影响^[21]。

1.6 自恋

Guttman 和 Daniels 的调查显示,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在职业活动中最大的收益源于自恋需要的满足^[22]。这里的自恋并非弗洛伊德说的障碍性的、病态的自恋,而是温尼科特(Winnicott)和科赫特(Kohut)所指的——伴随个体一生的、获得自体客体认可和赞许的需要,这是正常的、健康的、任何人都有的需要^[23]。自恋的需要最早出现在婴儿期和童年早期,通过“足够好”(good-enough)的环境和养育得以满足。当父母无法给予孩子充分的认可、夸奖、爱和尊重时会阻碍该需要的满足,这一负效应将在无意识层面持续,直至成年后形成无法忍受失败、自我夸大、对爱与关注过分渴求的性格特征。自恋受损的结果是个体的自发性和“真我”不能对他们的养育者做出反应也得不到确认,进而发展出一个“虚假的自我”,通过追求完美和培养理想的自我形象来保护自己的不足和弱点。受到歧视和排斥、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早期的创伤、家庭中的疾病和秘密、父母的限制和家庭贫困等经历都会损害个体的自恋需要,产生不如人、自责甚至被羞辱的感觉,激活被爱和被赞赏的需要^[2,22]。

因为具备渊博的学识,能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可以深入洞悉人性,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常被来访者视为值得信赖的权威和无所不能的人。来访者崇敬的目光和溢美之词对于那些早年缺少爱与关注的治疗师/咨询师极具诱惑力,实现了他们成为他人生活中心的愿望。正如 Maeder 所说,这一领域必然吸引了一些有上帝情结的人,因为来访者把他们提升到了一个理想化的、显赫的位置上^[13],他们被实现一个“夸大的理想自我”之外的其他需要吸引到这个职业中来,如无所不知和全能的需要^[10]。具体地说,心理治疗/咨询从以下四个方面满足从业者受损的自恋需要:①“助人的快感(the helper's high)”^[24];②爱与接纳(love and acceptance)^[22];③无所不能(omnipotence)^[22];④自我确认(self-affirmation)^[22]。

1.7 其他动机

职业自主性与多样性也是吸引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重要因素。Krous 和 Nauta 发现自主性价值观对于大学生是否选择助人职业有很强的预测力^[25]。此外,心理治疗/咨询也从来不是一项单调、刻板或程序化的工作,治疗师/咨询师在工作中接触形形色色的来访者,每天面对全新的问题,多变的工

作内容带来了新鲜感和挑战。这种收益无法用金钱衡量,也是经济回报无法替代的^[21]。罗杰斯离开宗教投身临床心理学时说“我无法在一个被要求相信某些既定教义的领域内工作,……我想要寻找一份保证我的自由思想不会受到限制的工作^[15]。”

心理治疗/咨询还满足了从业者窥视他人隐私的动机。Guttman 和 Daniels 认为当心理治疗师的生活越单调,来访者的生活越刺激时,窥视来访者获得替代性满足的可能性越大^[22]。

Sussman 用投射法调查了 14 名心理治疗师,询问他们认为他们身边的同事最常见的潜意识动机有哪些,除上文提到的动机外,答案中还包括那些与性和攻击有关的需要^[10]。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在职业活动中可以间接地满足性的需求,如窥探来访者的性生活;在极少数情况下获得直接满足——那些治疗师和来访者有性关系的案例,尽管这有悖于职业伦理。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职业选择和全心全意的助人形象还可视为对令人厌恶的侵略本能的防御。咨询中的攻击性体现在,治疗师/咨询师总是关注来访者的弱点,这就不可避免地粉碎了来访者的幻想和夸耀感;以及隐蔽地攻击——借坦率之名嘲笑、奚落、羞辱或伤害来访者^[22]。Skovholt, Jennings 和 Mullenbach 指出,成为心理治疗师的潜意识、不良动机可能、且确实与利他和照顾的动机并存^[26]。除此之外,同其他职业一样,心理治疗/咨询还能满足从业者对经济回报、社会地位和声望的需求^[21]。

2 个人经历与职业动机

各种职业动机的产生与心理治疗师/咨询师早年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早期生活中未满足的需要和获益的体验通常是激发个体选择心理治疗/咨询职业的最初动因。

2.1 创伤

曾经遭受的创伤促生了心理治疗师/咨询师自我治疗的愿望。有学者指出,几乎 1/3 的男性治疗师和超过 2/3 的女性治疗师至少在生活的某一阶段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虐待^[27]。Elliot 和 Guy 发现,从事心理卫生职业的女性至少经历一次心理创伤的可能性高于其他职业女性,其中既有躯体虐待或性骚扰,也包括了家庭成员患病和死亡^[28]。Murphy 和 Halgin 的研究也揭示,临床心理学家在“个人问题经历”和“家庭困扰经历”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社会心理学家^[29],这表明,虽同为心理学工作者,自己或家庭经受的各种困扰对心理学临床工作者选择职业的影响比研究工作者更大,前者解决个人问题的愿望更强烈。对于那些仍处在学习或受训阶段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来说,创伤性经历也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从事助人职业的意愿。有志于临床工作的心理学学生童年时遭受性虐待和被忽视的比例高于非临床志向的心理学学生及商科学生^[30]。Krous 和 Nauta 的研究也证实,曾经的困扰对于助人专业学生服务于缺乏关照群体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UPs),包括少数种族、老年人、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乡下和市中心贫民区的人和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意愿具有很强的预测力^[25]。

许多治疗师声称自己比常人遭受了更多的精神痛苦,这一经历提高了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烦恼的敏锐性和觉察力^[15];也发展了他们成为一名治疗师所应具备的个人能力^[31],那些带着疤痕的情感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理解他人,共情他人的能力^[10]。自我治疗的成功经验赋予了他们帮助来访者所需的基本技能,既为职业发展积累了经验,也奠定了职业信心。创伤使他们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资源优势^[11],对职业决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著名的心理治疗大师,如荣格 (Carl Jung)、阿德勒 (Alfred Adler)、森田正马 (Shoma Morita) 等,都是在总结自我治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治疗理念,并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治疗理论。理性-情绪疗法的创立者艾利斯 (Albert Ellis) 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心理治疗师时说“因为我主要是想帮助自己成为一个不那么焦虑并且更加幸福的人。我也想帮助别人。但我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帮助自己!我真正成为了一名心理治疗师主要是由于我在某些方面非常焦虑,我希望解决自己的问题^[32]。”

2.2 亲职化

照顾他人的需要与个体童年时期亲职化的经历有关。亲职化 (parentification) 是指在家庭互动模式中,儿童或青少年被指定承担原先应当由父母提供的角色与责任。亲职责任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工具性的亲职任务,比如做饭、打扫、洗衣等家务劳动,或是照顾失能父母、看护年幼弟妹,以及赚钱或管理家中财务等工作;另一种是情绪性的亲职任务,亦即孩子对父母的情绪需求加以回应,扮演父母的咨询员,和平创造者或个人导师,成为父母情感依赖的对象^[33]。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原生家庭呈现独特的家庭动力特征,他们曾被置于家庭看护者的角色上,很可能经历了亲子角色倒置或亲职化。Fussell 和 Bonney 指出,与物理学家相比心理治疗师经历的亲子角色倒置更多^[34]。在 Racusin 等的调查中,约一半的心理治疗师认为他们的首要家庭角色是对家庭的运转和养育承担亲职责任,并至少对一位家长负有工具性的亲职责任;有的治疗师曾扮演家庭顾问或调停者的角色,必须对家庭成员的情绪状态保持敏感,为他们的忧虑提供建议,缓解家庭紧张,解决争执。约四分之三的被访治疗师都将这两种角色视为最重要的家庭角色^[19]。由于自己童年时的需要未得到满足,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父母会向他们寻求现实和情感的关怀,年幼的他们不得不扮演家长的角色,或公开承担家中的琐事,或隐蔽扮演父母的知己或家庭冲突的调解者^[35],只有在提供了支持之后才能获得家庭的养育和扶持^[34]。

亲职化的个体也更倾向于选择助人职业。具体地说,具有亲职经历的个体更有可能参加心理咨询培训而不是艺术设计培训,心理咨询专业学生父母的照顾水平 (尤其是母亲的照顾水平) 显著低于艺术专业学生^[14];有志于临床工作的心理学学生在 14~16 岁时的亲职经历比商科学生多^[30];与工科学生相比,心理学学生认为自己更有责任解决家庭纠纷,让家中的每一个人高兴,童年时也更多以知己的身份为家庭成员和朋友提供帮助^[36]。亲职化的个体偏爱心理治疗/咨询职业,是因为照顾别人是他们熟悉和擅长的;也是他们公开承认和满足照顾需要的一种合理方式^[37],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

们才能获得自我验证和情感上的亲密,他们关于自我价值的概念大都源于帮助和照顾他人^[13]。

2.3 丧失与孤独

亲密需要的未满足与早年的丧失经历有关。Barnett 发现,几乎每个心理治疗师在二十岁之前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丧失,客体关系理论家冈特瑞普(Harry Guntrip)三岁半时亲眼目睹十八个月大的弟弟死在母亲的腿上;荣格(Carl Jung)三岁时因湿疹与母亲短暂分离;克莱茵(Melanie Klein)则经历了多重丧失之痛——父亲的离世导致她的物质生活极度贫乏。受访的九名心理治疗师中,有的人在童年时就失去了父亲,随后的生活中母亲也因此而缺乏或拒绝情感交流;有的治疗师从小生活在寄宿学校或寄养在别人家中,有着强烈的被遗弃感;还有的人经常搬家或频繁更换学校,因为担心再次分别而不敢依恋任何人或地方^[2]。Fussell 和 Bonney 也指出,心理治疗师在童年时因亡故、患病、离异或分居而造成的父母缺失比例高于物理学家^[34]。Vincent 的调查显示,照顾型职业的从业者童年经受的创伤和情感剥夺比非照顾型职业的从业者多,42%的照顾型职业从业者童年时曾与一方或双方父母分离^[38]。经历过丧失的个体还将体验到无力和失控感,并产生对控制的强烈渴求。

造成早年亲密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亲密伙伴。这往往与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独特的个人特征有关,比如家庭背景,美国的许多治疗师/咨询师是犹太裔,种族和宗教信仰都与同伴不同^[6];有些治疗师/咨询师身体上有缺陷,明显的“标志”使他们在学校或社区中不可避免地被排斥或边缘化,甚至被嘲笑和侮辱^[15];还有的治疗师/咨询师因性格内向、不善表达、沉默、敏感而无法很好地融入同龄人的圈子,缺少亲密朋友^[2]。

Maeder 曾这样描述心理治疗师,“他们匆匆度过了童年,却缺少儿童应有的温暖、保护和爱”^[13]。缺乏与父母或同伴的情感交流、沟通的渴望遭到拒绝、关爱的权利被剥夺等经历使得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童年时正常的亲密、爱和依赖的需要得不到回应与满足,未满足的需要成为他们从事治疗/咨询职业的动力,他们渴望通过职业活动填补内心的情感空白^[13]。

2.4 良师益友

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强调创伤性经历对心理治疗师/咨询师职业选择的影响,Norcross 和 Guy 对十位杰出心理治疗师的调查显示,他们不仅未出现与原生家庭有关的心理困扰,家庭关系或家庭角色对其职业决策的影响也不大,踏上这条职业道路主要得益于榜样的引导^[4],这里的“榜样”包含两种角色,一是书籍;二是身边的重要他人。

Henry 等人发现,心理治疗师在上学期间就展现出过人的思维能力和优异的学业成绩^[15]。书籍的作用功不可没,它不仅满足了治疗师/咨询师对人文知识的渴求,也启迪了他们最初对人类行为原因的思索^[15,32,39,40]。

身边的重要他人对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职业选择也发挥着重要作用。Henry 等人提出治疗师/咨询师对人文科学不可抗拒的兴趣可能源自童年时母亲的影响,或者“可能只是单纯地喜欢那些直接与人相关,而非与物相关或抽象的领

域”^[6]。Krous 和 Nauta 也发现,父母中有一方(或双方)从事教育或助人职业,对于助人相关专业大学生服务“缺乏关照群体”的工作意愿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25]。“我爷爷是个热心的学生,他经常花很多时间带我一起研究人的表情。……从我有记忆以来,他总是坐在药店门前或自家门廊的长椅上,把我放在他的膝头,观察着过往的行人。他会在我耳畔轻柔地低语,让我注意路过的某个人,告诉我观察他的脸。‘看那个人,他的脸上流露出迷茫——他心里正为一些事担忧呢。’‘看那个妇女的嘴被吝啬包裹着,瞧瞧它闭的多紧!’‘那个男人很有尊严,值得信赖,个性坚强。’……他会仔细观察我同学的照片告诉我哪些人腼腆而畏缩,哪些人外向,哪些人可以信赖,哪些不可以。我非常敬佩他,更敬佩他是怎样做到的”^[20]。在心理治疗师早期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两类角色分别是“榜样”或“认同的理想人物(ideal for identification)”和“激励者”^[15],他们激发了治疗师/咨询师理智的求知欲,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对心理治疗的兴趣,学习的热情和有意义且指向于人(people-focused)的工作愿望^[41]。

2.5 个人治疗

在接受过心理治疗的心理卫生工作者中,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个人治疗(personal therapy)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影响最大^[42]。Backfield 调查了 202 位心理治疗师,他们都能像自己的个人治疗师(personal therapist)那样为别人提供帮助^[43]。受训期间的心理治疗经历可以很好地预测哪些学生会继续追求最初选择的治疗角色而不是研究角色^[6]。个人治疗师的作用在于,他不仅激发了心理治疗师/咨询师报恩的动机,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化过程。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将他们视为认同的榜样,巩固和坚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行为^[43];而成功的治疗体验也坚定了他们对于心理治疗/咨询有效性的信念,证实了转变的力量,促进了治疗角色的内化^[44],是来访者转变为治疗师/咨询师的最初动力^[45]。

3 总结与启示

纵观几十年来国外关于心理治疗师/咨询师职业动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经验,却仍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缺少理论基础。该领域的研究最初以从业者的内省和临床感悟为开端,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重经验轻理论的特征,虽有大量实证研究发表,大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心理动力学理论是该领域学者阐释研究结果最常用的理论依据,职业心理学中需要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也偶尔被提及,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体选择心理治疗/咨询某一动机的内在机制,但总的来说,解释力并不强。

其次,纵向研究匮乏。目前,该领域研究多以横向比较研究为主,如临床取向的心理学学生和非临床取向的心理学学生之间的比较^[6,30];心理学专业学生与其他专业(艺术、商科、工科等)学生的比较^[14,30,36];心理治疗师或临床心理学家与其他职业(如非心理卫生职业、非照顾型职业、物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等)群体的比较^[28,34,38,29]。这些比较研究揭示了心理治疗师/咨询师职业动机和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但却无法反映

其动态发展变化。从兴趣萌发到学习心理治疗/咨询伊始,再到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在职业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职业动机是否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职业动机在不同阶段对职业活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需要开展纵向研究来回答, 横纵研究相互补充才能全面、动态呈现心理治疗师/咨询师职业动机的作用机制和发展变化规律。

最后,与西方心理卫生从业人员的培养方式相比,我国的心理咨询师在教育训练和资质认证等方面均大不相同^[2,34,46,47],我国职业队伍的组成更加多样化,从业者在年龄、职业、阅历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48]。类似的差异是否也会出现在他们的职业动机中?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职业动机是否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 我国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动机对其职业活动有着怎样的影响? 诸多疑问有待进一步对我国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动机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来解答。

参 考 文 献

- 1 马辛. 我国心理咨询师职业化的历史与现状.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全国心理咨询师大会报告,2011
- 2 Barnett M. What brings you here? An exploration of the unconscious motivations of those who choose to train and work as psychotherapists and counselors. *Psychodynamic Practice: Individuals, Groups and Organisations*, 2007, 13(3): 257-274
- 3 Wheeler S. Nature or nurture: Are therapists born or trained? *Psychodynamic Practice: Individuals, Groups and Organisations*, 2002, 8(4): 427-441
- 4 Norcross JC, Guy JD. Ten therapists: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nd being. In Dryden W, Spurling L. *On becoming a psychotherapist*. London: Tavistock/Routledge, 1989. 215-239
- 5 Norcross JC, Farber BA. Choosing psychotherapy as a career: Beyond "I want to help peopl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61(8): 939-943
- 6 Henry WE, Sims JH, Spray SL. *The fifth profession: Becoming a psychotherapis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1
- 7 Stevanovic P, Rupert PA. Career-sustaining behaviors, satisfactions, and stresses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ists.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2004, 41(3): 301-309
- 8 Orlinsky DE, Rønnestad MH. *How psychotherapists develop: A study of therapeutic work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5
- 9 Sedgwick D. *The wounded healer: Countertransference from a Jungian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1994
- 10 Sussman MB. *A curious calling: Unconscious motivations for practicing psychotherapy*.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1992
- 11 李强, 许丹. 心理咨询师从业初始动机个案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2): 205-208
- 12 Leiper R, Casares P.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ttachment organization of clinical psychologist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linical practice.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2000, 73(4): 449-464
- 13 Maeder T. Wounded healers. *Atlantic Monthly*, 1989, 263(1): 37-47
- 14 DiCaccavo A. Investigating individuals' motivations to becom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The influence of early caretaking roles within the family.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2, 75(4): 463-472
- 15 Faber BA, Manevich I, Metzger J, et al. Choosing psychotherapy as a career: Why did we cross that road?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61(8): 1009-1031
- 16 Burch N. Closeness and intimac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004, 20(3): 361-371
- 17 许又新. 心理治疗关系. 见: 许又新. 许又新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 199-204
- 18 Farber BA, Heifetz LJ. The satisfactions and stresses of psychotherapeutic work: A factor analytic study.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81, 12(5): 621-630
- 19 Racusin GR, Abramowitz SI, Winter WD. Becoming a therapist: Family dynamics and career choic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81, 12(2): 271-279
- 20 McCullough L. Doing something.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61(8): 991-997
- 21 Corey MS, Corey G. *Becoming a Helper*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2003. 4-7
- 22 Guttman J, Daniels S. What do school counselors gain from their role as psychotherapist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1, 21(2): 203-218
- 23 Clair MS. 当代精神分析“圣经”——客体关系与自体心理. 贾晓明, 苏晓波,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2. 187-215
- 24 Kottler JA. *On being a therapis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3. 93
- 25 Krous TMD, Nauta MM. Values, motivations,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future professionals: Who wants to serve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5, 36(6): 688-694
- 26 Skovholt TM, Jennings L, Mullenbach M. Portrait of the master therapist: Developmental model of the highly functioning self. In Skovholt TM, Jennings L. *Master therapists*. Boston: Pearson, 2004. 125-146
- 27 赵静波, 季建林, 程文红, 等. 心理咨询和治疗师的受虐待经历与其伦理行为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2): 266-268
- 28 Elliott DM, Guy 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versus non-mental-health professionals: Childhood trauma and adult function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93, 24(1): 81-91
- 29 Murphy RA, Halgin RP. Influences on the career choice of psychotherapist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95, 26(4): 422-426
- 30 Nikcevic AV, Advani JK, Spada MM. Early childhood exp-

- periences and current emotional distress: What do they tell us about aspiring psychologist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7, 141(1): 25-34
- 31 Brown LS. Don't be a sheep: How this eldest daughter became a feminist therapist.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61(8): 949-956
- 32 Ellis A. Why I (really) became a therapist.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61(8): 945-948
- 33 吴嘉瑜. 倒转的亲子位置——“亲职化”儿童之相关文献探讨. 辅导季刊, 2005, 41(1): 21-28
- 34 Fussell FW, Bonney WC.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psychotherapists and physicists: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Psychotherapy*, 1990, 27(4): 505-512
- 35 Jurkovic GJ. Lost childhood: The plight of the parentified child.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97
- 36 Jurkovic GJ, Session MW. The par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Atlant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1986
- 37 Lackie B. The families of origin of social workers.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1983, 11: 309-322
- 38 Vincent J. Why ever do we do it? Unconscious motivation in choosing social work as a career. *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1996, 10(1): 63-69
- 39 Comas-Díaz L. Becoming a multicultural psychotherapist: The confluence of culture, ethnicity, and gender.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61(8): 973-981
- 40 Mahrer AR. What inspired me to become a psychotherapist?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61(8): 957-964
- 41 Skovholt TM, Rønnestad MH. The evolving professional self: Stages and themes in therapist and counselor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1992
- 42 Geller JD, Norcross JC, Orlinsky DE. The psychotherapist's own psychotherapy: Patient and clinici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3 Backfield J.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Patterns of influence on the career-span development of psychotherapist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96, 57(5B): 3399
- 44 Norcross JC, Strausser-Kirtland DJ, Missar CD. The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psychotherapists' personal treatment experiences.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1988, 25(1): 36-43
- 45 Hoyt MF. Why I became a (brief) psychotherapist.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61(8): 983-989
- 46 徐春华, 黄希庭. 国外心理健康服务及其启示. *心理科学*, 2007, 30(4): 1006-1009
- 47 姚萍, 钱铭怡. 北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培训与管理状况.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2): 144-147
- 48 李强, 许丹, 高文珺. 心理咨询师报考者个人经历的质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2): 152-156

(收稿日期: 2012-04-13)

(上接第 736 页)

- 5 (美) Hayes S, Follette V, Linehan M 著. 叶红萍, 等译. 正念与接受: 认知行为疗法第三思潮.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 6 Daya R. Buddhist psychology, a theory of change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selling*, 2000, 22: 257-271

- 7 Bowman RL, Baylen D. Buddhism and second-order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selling*, 1994, 17: 101-108
- 8 李英, 席敏娜, 申荷永. 正念禅修在心理治疗和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心理科学*, 2009, 32(2): 397-398

(收稿日期: 2012-03-29)

(上接第 669 页)

参 考 文 献

- 1 王健. 北京高中学生个性特征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4, 15(1): 89-94
- 2 Radloff LS.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77, 1: 385-401
- 3 龚田波. 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自尊、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 王先茹. 家庭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10(4): 69-71
- 5 Kazdin AE. Childhood depression. *Child Psychiat*, 1990, 31

(1): 121-160

- 6 罗英姿, 王湘, 朱熊兆, 等. 高中生抑郁水平调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3): 274-277
- 7 刘贤臣, 唐茂芹, 陈琨. SDS 和 CES-D 对大学生抑郁症状评定结果的比较.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5, 9(1): 19-20
- 8 张丽华, 马尔健, 陶芳标, 等. 合肥市 2 所初中学生抑郁情绪及其相关因素调查. *中国学校卫生*, 2007, 28(6): 504-506
- 9 胡军生, 滕兰芳, 王登峰. 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9): 650-653

(收稿日期: 2012-03-24)